

獨幕劇

怎麼回事兒

黃真 姚錦

大眾書局印行

大衆書局 印行

北京店：西四北大街

天津店：一區羅斯福路

上海店：（13）延安東路

有版權・不准翻印

初版：一九五〇年十一月

（0001—6000）



・獨幕劇

怎麼回事兒

書號（津）341

32K, 36P, \$ 1.

（在天津印製，長春

I234.7

獨 幕 劇

怎麼回事兒

北京人衆文藝創作研究會

工 廠 文 藝 編 輯 組

黃 眞 姚 錦 合 編

(本劇係根據華北電業局曹濟洲、袁國彬、王彭壽、趙榮
考所作『不識字的苦處』，七十兵工廠荀寶齡所作『愈』
及石景發電廠繆克禮 所作『當家上學』三劇合編。)

地 北京某工人家。

時 晚飯前。

人 張老實——某工廠木工，五十歲，父。

張李氏——四十六歲，母。

張振山——天津某工廠技工，廿二歲，兄。

張小德——某工廠藝徒，十九歲，弟。

張玉芬——女工，十七歲，妹。

王蕙貞——女工，二十歲，鄰居。

景 張老實家：傢俱簡單，一切收拾的挺齊整，**靠**
北有門通外院，**靠**西有門通小屋。

幕啓：張玉芬一人在場，朝小屋裏張望了一下，由口袋裏掏出一本書來，低頭念着。外面有人喊：『玉芬！玉芬！』

芬 （忙把書揣起來）噯！誰呀？

（蕙貞提書包上）

貞 連我你還聽不出來？怎麼就你一個？

芬 敢情是你呀！（又掏出書來）我媽在後邊做飯呢。爸爸今兒個加班。我二哥——誰知道他又上哪兒蹣跚去啦！

貞 （低聲）快到時候了，你沒事兒，咱們這就走吧，別回頭學習又去晚啦。

芬 我剛給買了一趟肉回來，我媽在切麵，這晚兒我倒沒事。——你還說哪，昨天我一心惦記着新學的那個字是甚麼筆劃，一下子把粥熬糊了，我媽叨嘮我好半天，她說我竟想去上學，幹不好家裏的活兒，說婆家没人要。

貞 （笑）你媽真老腦筋。現在姑娘家要光會做飯，縫縫補補，一個字不認識，外頭的大事都不上心，那說婆家才没人要呢。

芬 （用指頭羞蕙貞）噯喲，你說的真乾脆！——讓我媽聽見這話，還不定得叨嘮幾宿呢！

貞 你也太怕你媽叨嘮啦，我要不是自己爭着非認字不行，也還不是一下工就在家裏磨磨蹭蹭的？現在可不是那個年月，早先就是想認字，也輪不上咱們的份兒！

芬 你看，我媽老把家裏的活兒都堆在我身上，鬧的我課也上不好。

貞 家裏的活兒也得幫着幹，可是念書的工夫也得給你勻出來。多啗乾脆我跟他媽說清楚，勸他甬這麼管着你。咱們廠裏正規化的業餘學校剛辦起來，你要是『三天打魚

兩天晒網』，說沒空去就不去，也不行啊。

芬（發愁）你不知道我媽那個脾氣。我爸爸到願意我好好念點書，可是他也嫌我媽愛叨嘮，總也不給我說說。

貞（笑）你跟你爸爸『聯合』起來，給你媽提上個『意見』不行啊？（拿起玉芬的書看）真格的，上次學的都念會了嗎？（念）『鐵匠、木匠、瓦匠。』

芬都會，『鐵匠、木匠、瓦匠。』——我爹就是個木匠，可他一輩子不認得這『木匠』兩個字。

貞是啊，在廠裏你爸爸手藝好，就是缺文化。他在咱們這年紀，那兒念的上書啊！現在咱們自己要不爭強，還能怪誰！

芬（想事）惠貞！我就不如你強，我心裏老像沒根草，自己甚麼事都拿不定主意，我大哥在家就老說叨我。現在還多虧你甚麼事兒都想著帶我一把，常常催督我，要不，我哪會像今天這樣兒！

貞我還不是打解放以後，心裏才一天天豁亮開啦。噯，你大哥不是說要回來一趟嗎？

芬他前些天來信那麼說，許是工作又忙了，沒空兒回來。要是他在家就好了，我大哥才有耐性呢，我媽叨嘮他十句，他一聲也不響，等我媽叨嘮累了，他可就開說了，媽倒能聽他的。

貞聽說你大哥在他們廠裏又受表揚啦，你瞧見他們那張小報了嗎？

芬我哥哥給我寄來了一份，他還以為我能認下來好些字了呢。

貞（想起來）噯呀，咱們別聊了，快走吧。

芬好。

(二人要走，小德打外邊進來)

德 (制服敞開，露出紅色的新運動衣，擦着汗) 喝，今兒個贏足啦！三十五比十四，連着贏兩場！光我投進去的球就有二十！……

芬 喲，二哥！你又買了件新運動衣呀？

德 (得意) 怎麼樣，好不好？

芬 你竟會花錢！

真 小德！你怎麼這就回來了？我們還當你上完課才回來。

德 (取大碗，倒水喝) 今兒個我不去了，那幾個字我一會兒就能學下來，在那兒整一個鐘頭，不也就認那幾個字？

真 小德，可別這麼說。你要是自己一念就會，還要先生幹嗎？那咱們也別成立甚麼業餘學校啦。

德 (開玩笑地) 那業餘學校呀，是給你們姑娘們開的，你們才有那耐心煩！

芬 二哥，你竟胡說！——(不滿意地) 我想念書去，媽老不讓；你能够念，又老逃學！

德 你比我強，好不好？那我就去告訴媽說，今兒個你代表我去啦。

芬 你要讓媽道知，我可答應你！

真 玉芬，你讓他去告訴吧。念書還請代表，這件事趕明兒也得在小報上登一登。

德 (坐下) 別着急，我不給你告訴去；我還說姑娘們有耐心煩呢，一說話就着急！

芬 二哥，說真的，可不許給我告訴媽，別惹她叨嘮。——我看，你今兒個還是上課去吧，少上一點鐘課少學多少東西啊！

貞 他不去，咱們去咱們的吧！

德 （對玉芬）你去你的，可別管我，你不就才學到（學玉芬的嗓子）『鐵匠、木匠、瓦匠』。哼，我早就念過三四十課去啦！

芬 甭吹牛！

德 甚麼吹牛？要叫你給大哥寫信，你寫的上來？

貞 玉芬，快走吧，時候到了。

芬 （一邊向外走）吹牛是甚麼本事呀！——二哥，媽要問，你就說我上街買線去了。

（二人下）

德 真囉嗦！（倒水喝，脫去制服，一邊喝水，一邊擺弄着新運動衣）

媽 （在後邊喊）玉芬！玉芬！

德 出去買線去啦！

（張李氏走上，手裏舉着醋瓶子）

媽 我想着讓她給打點醋，買點蒜去，她又不言語一聲就上街了。這丫頭一去就得半天，回頭你爹回來吃麵，要醋沒醋，要蒜沒蒜，那怎麼說……

德 （怕聽叨嘮，趕快接過醋瓶子）我買去。

媽 你知道哪兒的醋好呀？一出大門，往東拐，走出胡同，再往西，過了那裁縫鋪，有一個小門臉。……

德 （不耐煩）得啦，得啦，您甭細說了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！（要走）

媽 噯，你先別走，讓我想想有件甚麼事兒來着？

德 甚麼事兒？

媽 對啦，我等着你給念封信呢。（取出信遞給小德）是哪兒來的信？是你叔的，是你大娘的，還是你哥哥來的信

啊？

德 慢點，等我看。〔讀信皮〕『張振山平——安——家——信。』是大哥來的。

媽 前兒個我讓你寫去的信他橫是收到了。

德 媽，是先打醋，是先念信？

媽 唉，先念信吧。

〔德擱下醋瓶子，拆信〕

媽 前兒個那信我讓你怎麼寫去的？

德 您不是說，家裏的事，您一個人忙不過來，妹妹還總鬧着要念書去嗎？

媽 是啊，讓你大哥回來說說她，省得她老磨咕我。

德 您聽着，我念：『母親大人膝下，敬稟者，有半月未接家信……』噯，他怎麼說沒接着咱們去的信？

媽 咱們信是前兒個才寄的。

德 〔看信上日子〕哦，他這信也是前兒個寄的。

媽 念底下的吧！

德 『……半月未接家信，常——常掛念。父親工作如何？弟妹是不是都上了業餘學校？……』

媽 他還問你妹妹上學了沒有，家裏的活兒誰幹哪！

德 『……弟妹是不是都上了業餘學校？兒因天氣冷熱不均，所以兒曾一度生病，不日即——即——即……請您不必掛念。兒生病在宿舍休養，每日各工會委員及工作同伴常來照顧，一切全好，過些天兒再告假回家。別無他事，敬請福安。男張振山叩首。』

媽 〔拿過信，着急〕怎麼回事兒？他鬧病啦？

德 他說『生病不日即……』這意思橫是說病的厲害，不一定那天能好吧？

媽（更着急）他這麼寫的呀！這可怎麼好！倒是得了甚麼病啦？咱們家裏也得去個人瞧瞧去呀！

德 媽，您別急！等爹家來吃飯咱們再商議，我先打醋去。

媽 你還打醋去？快去廠裏告訴你爹一聲，讓他趕快回來想辦法吧！

德 您別急呀。

媽 人病在外頭還不急？你這就去！

德 好，我這就去。（披上制服）

媽 到街上看見你妹妹快把她叫回來。這丫頭！一出門就不惦記回家了。

（德跑下）

媽（坐下自己叨咕）幸虧家裏有個認識字的，要不然，人病在外頭也不知道。現在家裏不愁吃，不愁喝，老的小的都結結實實的就好啦。——玉芬這丫頭，老想着認字兒，您要說讓她去吧，家裏的活兒誰幫着幹呢？一個姑娘家，還是幹家裏的活兒要緊呀！

（爹上）

媽……現在說是姑娘和小子一樣能學本事，能掙錢。可是，到說婆婆家的時候，人家橫是不問：『姑娘能認多少字兒？』……

爹（笑）嘿，小山子媽！你又自己個兒叨咕甚麼哪？

媽（扭過身看見老頭）喲，你回來啦！我才讓小德上廠裏去喊你。

爹 有什麼事？我看見小德這孩子一勁兒地往西口跑，我喊他，他没聽見。今兒個我在外廠幹活，完事兒就打東口回來了。

媽 振山來信，他病在外頭啦！

爹 多嚕來的信？

媽 他前兒個寫的，今兒個收到的。

爹 你不用又這麼着急，孩子鬧點小病，不礙事！他病在廠裏，人家廠裏有人照顧他，也不用咱們瞎着急。（掏出煙袋，穩穩當當地坐下抽煙）

媽 你呀！小德就隨你，有事都不在心。振山信上可說他的病不定那天能好呢！

爹 是甚麼病啊？

媽 振山信上也沒提。

爹 怎麼也不寫明白！

媽 就是說嗎！

爹 你別急，要是跌打損傷，咱家裏不是還存着兩張膏藥？這晚兒不能得傳染病吧？

媽 說病不定那天好，我看病的不輕。小山爹，你上天津去趟，瞧瞧他去吧！

爹 （敲煙袋）我要是去一趟，這兩天廠子裏活兒正忙，怎麼行？

媽 去個一半天就回來，還就誤得了多少活兒？萬一孩子要病的厲害，家裏沒個人去，怎麼成呢？

爹 （想一想）振山要是真的病的厲害，老也不好，也得就誤他們廠裏好些活兒。——這麼着，我就去趟瞧瞧吧。

媽 要去，回頭吃過飯收拾收拾就走。

爹 飯做得啦？

媽 還沒哪，我這就做去。玉芬這丫頭，上街也不回來！

爹 我看吃完飯就趕不上車了，我得先上廠裏請個假，由那兒去車站買點兒嘛吃的就成啦。

媽 小山子爹，你那兒還有錢吧？

爹 不是都給了你啦？

媽 喲，我可也沒多少錢了，你給我的那兩萬，讓小德要去買了打球的衣服啦。

爹 嘿，你說說，你可給他兩萬塊錢買那個去幹嗎？這沒火車錢怎麼走啊？

媽 （著急）……

爹 （生氣）小德這孩子，都讓你慣壞了！說學手藝不好好學，說念書不上心念，整天竟貪玩，廠子裏屬他調皮。他哥哥人家是工作積極上了小報啦。小德呀，可是個『落後份子』。

媽 你也不用說，要不是小德，咱家誰念得下來這封信？咱們怎麼知道振山病在外頭啊？

爹 你呀，就是老護着那孩子。我問你，玉芬老吵着認字兒去，你怎麼老不讓他去呀？

媽 家裏活兒我一個幹的了？再說，姑娘家多認字兒也沒用！

爹 你呀，真是『老腦筋』！

媽 你甭又瞎叨咕我吧，我看玉芬那孩子簡直讓你慣壞了！
（小德跑上）

德 喝！爹你敢情回來啦？叫我找了這半天！

媽 你看你一臉的汗，擦擦去吧。

爹 （不愛搭理地）跑着跳着的事兒他可第一！

德 （摸不着門兒）怎麼啦？

媽 （對爹）先別說他，讓他歇歇吧！

爹 （對德）怎麼啦？你說說，工作不上緊幹，學習不用心學，竟會花錢，你可花兩萬塊錢買什麼打球衣服幹嘛？

德 （擦汗，不言語）……

爹 這你哥哥有了病，要去看他沒火車錢，你說說怎麼辦？

媽 小德，你怎麼把錢都花啦？
德 （不高興）得啦，媽，我脫下它，到攤上再賣了去。
媽 才說你，你就頂嘴！你爹倒說是我把孩子慣壞了！
（玉芬、蕙貞上）
貞 大嬸，大叔，都在家？
媽 喲，玉芬！你還知道家來呀？一去多半天，家裏撿着事兒不幹！我要不管你，人家該說我怎麼不管，我要管你，人家可會說我是甚麼『老腦筋』！你幹甚麼去啦？你哥哥在天津病了，你爹急着要瞧他去呢！
爹 得啦，得啦，別嚷嚷了！要緊是辦事兒。我跟老王頭借錢去，可不定借來借不來。
貞 大叔，振山是甚麼病啊？
爹 小德，那信上怎麼說的？
德 信上啊，那信上寫着『生病不日即』，橫是說病不定那天好，可沒寫得的甚麼病！……
貞 大叔，您要瞧他去，我媽那兒倒可以勻出點兒錢來先借給您。
媽 你媽不用啊？
貞 能勻出兩三萬來。
媽 （放心）那可好了！
貞 大叔這就走嗎？
爹 好，先跟你媽借三萬吧。我這就走，先上廠裏請假去。
媽 等我給振山收拾出幾件衣服帶去，也把那幾張膏藥帶着。（急下）
爹 小德，以後記着，別再亂花錢，要是花錢買書什麼的倒沒有的說，我是知道不認字兒的苦處，當了一輩子睜眼瞎子，竟吃人家騙，你們趕上好時候啦，有機會念書，

再不好好幹，可真對不住毛主席呀。

芬 爸爸，我念書的事兒，您怎麼也不給我跟媽說說……，人家想認字兒也不是壞事兒呀，還老是偷偷摸摸的。

爹 妳剛才才是上街逛蕩去啦？我說。

芬 哪兒呀，我跟蕙貞上業餘學校去了。

貞 大叔，您多嚒跟大嬸說說，姑娘家怎麼不能去念書呢，我念書，家裏的事兒也沒嚒下不幹。

爹 唉，她那媽呀——

（媽提包袱急上）

媽 這就走吧，到那兒瞧瞧他得的甚麼病，病要重，把他接回家來養幾天。

貞 去吧，我給您拿錢去！

（爹、蕙貞同下）

媽 唉，去個人瞧瞧去倒是放下了心了。幸虧借着錢了，要不然還不急死人？

芬 媽往後少讓哥哥拿錢賠花去，就不會有這急岔了。

德 用的着你管啊？——

媽 你們倆誰也沒讓我少操心。玉芬，我坐鍋去，妳想着去打醋呀！（下）

芬 二哥，是不是你告訴媽我念書去啦？

德 你怎麼這麼囉嗦？

芬 （不高興）誰有你那麼自在，愛念書就去了，不愛去就不去了，家裏外頭都沒人管你。

德 好啦，媽叫你打醋就打醋去吧！

芬 打醋你不能幫着去呀？

德 那是姑娘家的活兒，媽怎麼不說讓我幹好家裏的活兒好找婆家呢？

芬 (生氣) 你就會要貧嘴。

德 噯？我說，玉芬，你怎麼跟我彆扭開啦？媽不讓你念書，我又沒管着你。

芬 你沒管着我，你也沒幫着我啊！你就顧你自己，說上學就去了，說花錢就花了，還老跟媽說：『姑娘家學着幹家裏活兒要緊』這個、那個的！

德 好了，好了，別叨嘮了，你怎麼也學會叨嘮了？

芬 (委屈) 誰叨嘮！要是大哥在家，我早就能明着認字兒去了。大哥不在家，也沒個人給我跟媽說句話！

德 你到是還打醋去不打？

芬 不去，不去，我就是不去！（哭）

德 喝，到是姑娘家，動不動就掉瓜子兒啦！

芬 (哭的更厲害)

(張振山挾着包袱走上)

山 (緊張地) 小德！玉芬！

德 大哥！你怎麼回來啦？

芬 (止住哭) 大哥！

山 (難過地) 家裏人都急壞了吧？

德 可不是，爹剛去趕火車，上天津瞧你去了！——噯呀，我快把他追回來吧，可別火車開了！（急跑下）

山 (掏出手帕擦淚) 誰知道忽然出了這檔子事兒！

芬 (關心地) 都是因為平時太累了，才得了這場病吧？

山 到是得的什麼病呀？

芬 (奇怪) 怎麼連你也不知道？爹也着急，直問到是得的甚麼病呢！

山 爹都不知道，我怎麼知道？——你們也不早給我個信兒！接到弟弟的信把我急的飯也吃不下去，請了假就趕

回來了，唉！

芬（不明白）走，咱們上後邊看媽去！

山（傷感地）不，先別看吧！我心裏不好受。

芬我喊聲媽去吧！

山（攔住她）玉芬，別難過，喊也沒有用！哭也沒有用！

芬（更不懂）大哥，你是不是病又犯啦？心裏不舒服呀？

山我還好，我就怕把爹急壞了，妳也別再哭了！

芬你一回來，爹也不着急了，我也不用哭了，我就是生氣媽太『老腦筋』，我想念書去，她老是不讓，老說姑娘家多認字兒沒用。……

山唉！現在也別瞞怨媽啦，她這一輩子也够苦的，我們好好的把她老人家發送了，再商議妳念書的事兒吧。

芬（完全不明白）大哥，你說的是什麼呀？——

山等把爹追回來，咱們再商議後事吧。

（媽在後邊喊：『玉芬！玉芬！醋打來了沒有哇？』）

芬噯！這就打去！您看誰回來了？

山（吃一驚）這不是媽的聲音兒？！

芬（奇怪地）大哥，你怎麼啦？

（媽走上）

山媽？！

媽喲，振山你怎麼自己就回來啦？

山媽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兒？我還當見不着您了呢！

媽怎麼說這喪氣話，孩子！你到底得的甚麼病呀？這會兒好俐落沒有？

山（莫明其妙）您怎麼？可把我駭了一跳，怎麼信上說您——去世啦？

媽啊？

山 信上說：「家裏亡了媽一個人」，急得我趕快回家來了。

媽 甚麼「亡了」？

芬 大哥，誰給你寫去的信呀？

山 就是弟弟那封信啊！

芬 「亡了」是怎麼說啊？

山 「亡了」就是去世。

芬 就是「死」啦！二哥寫的那信上說：「家裏亡了媽一個人！」

媽 （吃驚）啊？這孩子怎麼寫這種話呀？

芬 二哥怎麼了？

山 （笑）這是怎麼說的，媽，我問您，是您讓弟弟寫去的信吧？

媽 （生氣）他怎麼咒我死呀？——小德哪兒去了？我得問問他！

芬 媽，您讓二哥怎麼寫的？

媽 都是你這個丫頭呀！我就是讓他寫你竟磨咕我，要去認字去，念書去，我說家裏事情太忙，我一個人幹不過來！……

（父上，小德、惠貞同上）

山 爹！

爹 怎麼回事兒？振山，我要去瞧你，你自己倒先回來了，病好了沒有哇？

貞 振山哥病好啦？

山 我的病早好了，家裏沒接到我的信嗎？

媽 （怒氣沖沖）小德！我問你，你給你大哥寫的那叫甚麼話呀？啊？把你養活這麼大叫你咒我死呀？啊？